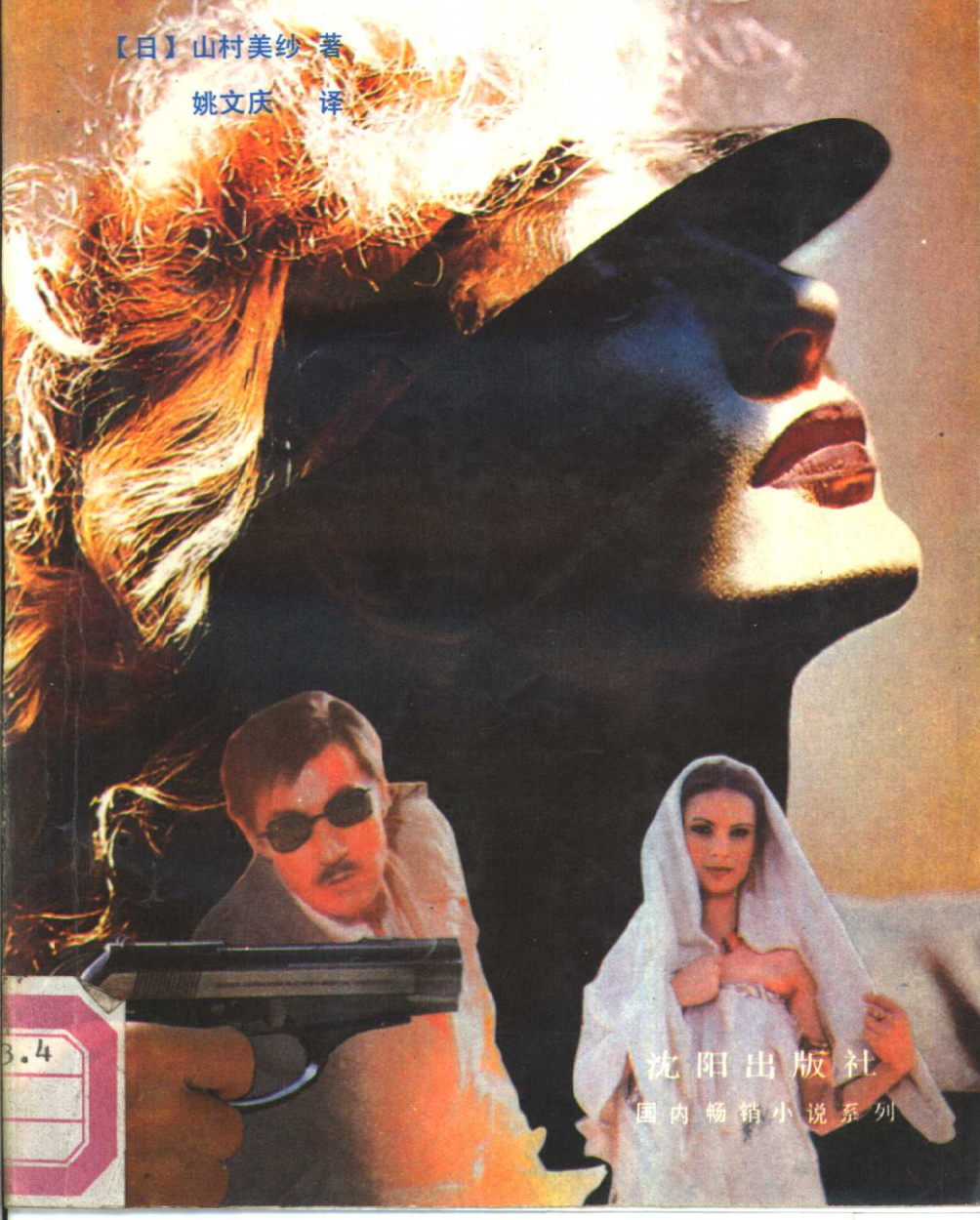


蝴蝶痣姑娘

【日】山村美纱 著

姚文庆 译



3.4

沈阳出版社
国内畅销小说系列

别具一格的推理

蝴蝶痣姑娘

【日】山村美纱 著
姚文庆 译
于雷 校

沈 阳 出 版 社
· 1989年· 沈阳 ·

责任编辑 王守勋
封面设计 杜凤宝
责任校对 马良彪

蝴蝶痣姑娘

〔日〕山村美纱 著
姚文庆 译

沈阳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和平区十三纬路2段19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市第一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29 1/32 字数 1574字
印张 7 3/4 印数 1—30000
1989年1月第1版 1989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7-80556-250-4/1·102 定价：2.70元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日本著名推理小说家山村美纱的别具一格的秀作。

美国前副总统的女儿凯莎琳，美丽、大方，具有惊人的推理能力。她来到日本古城京都时，一个偶然的机，卷进了侦破一个蝴蝶姑娘的绑架案。罪犯十分狡猾，并且动用了现代最新科学，例如将人质装进箱里，埋在地下，放进定时活命的氧气，利用对话机遥控警车以及只有红光才反射的树标等等。他们手段凶狠，各有不同，但是贪婪，却很一致。凯莎琳利用这种犯罪心理，导演了一场日美合作的寻找巨富继承人的闹剧。于是，戏中有戏，疑中生疑，真真假假，波澜横生。最终，凯莎琳以令警方都瞠目结舌的智慧与斗志，营救了濒危的人质。本来故事已该结束，但是谁知，最后绑架一伙的参与者竟然有被绑架者及其叔父，可谓奇中生奇。

小说情节复杂，推理精当，独树一帜。并且衬托着京都风物的描写，使故事更增加了声色。还对日本的民族性的家族制度进行了剖析。

A2006/07

目 录

第一章	被绑架的姑娘	1
第二章	可疑的电话	22
第三章	冒牌继承人	38
第四章	人质的肖像	58
第五章	红宝石手镯	75
第六章	和罪犯打交道	90
第七章	奇怪的数字	106
第八章	最后的期限	119
第九章	被掩埋的人质	127
第十章	新的战斗	146
第十一章	二百万美元赎金	158
第十二章	东京摩天旅馆	177
第十三章	美钞之谜	189
第十四章	罪犯X	204

第一章

被绑架的姑娘

1

凯莎琳在新干线的京都车站下车，脚步顿时显出了活力。这是她第四次来到日本，也恰是第四次来到京都。对于凯莎琳来说，有两个城市是屡访不厌的，那就是法国的巴黎和日本的京都。可它们都不在自己的祖国——美国，真令她感到遗憾，这也许与这二个国度的悠久历史有关。

她的朋友滨口一郎正在站台上迎接她，他是凯莎琳在哥伦比亚大学时的高年级同学。作为美国副总统的女儿，凯莎琳初次来日本时，滨口曾经作陪。从此两人便成了朋友。他现在是京都京南大学的政治学助理教授。

“你好！”滨口迎上前来。

这儿如果是美国，两人免不了要拥抱、接吻。但在日本，这种表达亲切的方式还没有形成习惯，因此，凯莎琳只报以嫣然一笑。

“一到京都，真让人轻松，好象又活了一次。”

“你的话真让我这个京都人高兴啊。我来拿行李吧。”说着，滨口提起凯莎琳的皮箱下了台阶，两人一同走向八条口的检票口。

“东京的工作结束了？”滨口问道。

凯莎琳初次来日本时还只是个大學生，而现在她已经毕业了，成了一名专职摄影记者。

“嗯，已经搞完了。东京也不错，可那儿到处是商业街，简直和纽约没有两样，都让我厌倦了。所以，这次我想在京都松弛一下，忘掉工作，平心静气地看看佛象，听听竹林的涛声。”“凯莎琳你每次来京都都要被卷到什么事件里去，我也跟你受牵连，折腾得团团转。”

“可也是这样啊。”凯莎琳甜丝丝地笑了起来。头一次来京都时，莫名其妙地被卷入花道世家的连续杀人事件。第二次来京都时又插手解决了百人一首^①的杀人事件，而第三次则碰上了首相千金的杀人事件。

“住处，我已经给你预约了京都旅馆。我们一起吃完晚饭再去那儿吧。晚饭我也定好了，来点儿京都菜尝尝怎么样？”

“太好了！东京的同事也请我吃过饭，第一天吃油炸鱼丸子，第二天是日本火锅，大概他们以为外国人一定喜欢这两样菜，其实这些东西在纽约随时可以吃到。最后，则是最有日本风味的醋鱼饭团。”凯莎琳笑了。

“仅此一点，也足以说明那个人对你很是关照呢。”

① 一种赛歌会。

“这，我很清楚。但我还是喜欢京都菜。色泽协调、细腻，总给人一种京都的感觉……”

二人出了八条口，乘上了小型出租汽车。凯莎琳身高一米六五，与日本人无异，所以对乘小型汽车并不介意。

“去美浓吉总店！”滨口对司机说。凯莎琳怔了一下。因为她初次来京都时，随着当时身为副总统的父亲一同去过那个店。

滨口特意求店主打开了院子里的茶室。它设在静谧的竹林中，平时是不用的。只有关系不错的人求到了，才能安排到那儿吃饭。

凯莎琳感到满意了。吃京都菜当然最好是在有京都特点的和式房间。如果是在大旅馆的房间里吃，那简直是再乏味不过了。早就听说过在日本要用陶器吃饭，可居然还有日本人在洋式房间里用京都菜待客，真使凯莎琳失望。

滨口先向女侍要了酒和茶道前的简单菜肴，然后对凯莎琳说：“首先没告诉你，我今天还约了一位客人。”

“是个什么样的人？”

“我的一个学生、大学二年级的一个女孩子。早在一年级暑假时她去过洛杉矶，今年又说要去新泽西，所以想要先打听一下那里的情况。我记得你的故乡好象是新泽西，所以想把你介绍给她……”

“我……好吧。”

“那就多谢了。”

“那姑娘漂亮吗？”凯莎琳似乎有些感兴趣地问。

“长着日本式的脸型，是一个京都老户人家的独生女。”

滨口稍显窘迫地说着，这时女侍送上了酒和菜。他们干过一杯之后，凯莎琳对着阔别一年的京都菜举起了筷子。

滨口不时地看着手表。

“怪呀！一星期前我就给她父亲打电话要她今天六点钟到这儿来……”

吃完了饭，就连饭后的水果都吃过了，可滨口说的那位姑娘还是没有露面。

“真没办法。”滨口正失望地嘀咕着。这时，女佣来了。

“有人要见滨口先生。”

“请她到这儿来，快！”

女佣下去不一会儿，领来了一个女人。但那不是二十岁的大学生，而是一位四十多岁的中年妇女。

2

“您是滨口先生吧？”

那女人站在茶室的外边朝滨口鞠了一躬，接着又向凯莎琳鞠了一躬说，“我是田中美子的母亲。”

“啊！是吗？快请进来。尽管滨口已经让过，那女人还是一直站着不动。”

“今天承蒙您邀请，可我女儿有事不能前来，所以我特来致歉。真是对不起，请允许我告辞。”说完又深鞠一躬，转身走去。

“怎么不来了呢？滨口失望地说着，凯莎琳则沉思起来。

047007

“你可不要介意。”

滨口笑着说，可凯莎琳一面看着窗外的竹林，一面用平时少有的平静语调说：“我并不是介意，只是这个女人的样子很奇怪呀。”

“为什么？”

“也许她女儿出什么事。”

“有病了？”

“就算是有病也是急病，如果是别的事，为什么不说清楚呢？”

“是啊。”

“我看那位母亲是个很懂礼貌的人，又是位京都老户的太太，而且对我这陌生人都认真地鞠了躬。”

“这又有什么……？”

“她和滨口先生是初次见面吧？”

“是的，我见过美子的父亲，可和她母亲这还是初次见面。”

“如果是那样，按理她应该对平时教她女儿的老师表示谢意。她连这点都忘了，一定是很焦急的，大概是为她女儿的事。”

“是吗？如此说来倒有些不妙哇。”

“你是她的老师，一定担心了吧？”

“是啊，我这就去她家看看。”滨口把凯莎琳送到旅馆，然后乘着那辆出租车直奔他的学生田中美子家驰去。

凯莎琳住进滨口替她定好的房间，她打开窗帘，眺望着窗外的夜景。

月光明亮，东山的剪影清晰地映入眼帘。那是这位美国姑娘喜爱的京都景色之一。

凯莎琳打开提包，整理起在东京拍摄的照片。她成为与《入时》同样有名的《把握》时装杂志的摄影记者已经一年多了，好不容易才习惯了这项工作。整理完照片后她又去前厅喝了杯咖啡。当然也可以由侍者送进房间，但这也是为了换换空气。

她回到房间里正要稍事休息时，滨口打来了电话。

“田中美子的事让你说中了。”话筒里传来了滨口那不平静的声音。

“是出走，还是被卷到什么事件里去了？”凯莎琳下意识地握紧了听筒。

“电话里不能讲，我马上去你那儿。”

滨口乘着出租车飞奔而来。一进入十一楼凯莎琳的房间他就说道：“田中美子是被绑架了。”

3

对于田中美子，凯莎琳当然一点儿也不了解。只是听滨口说过是个大学二年级的学生，长着日本式的脸型。凯莎琳也只是见过她的母亲，大概象她母亲一样是一个有着清瘦的面庞，苍白，富有柔弱美感的姑娘。

“你说的是真的？”

“没错儿，被绑架已经是第八天了。”

“可她的事儿你不是常给我说起，尽管你是她的大学老师……”

“不，不只是这些。”滨口摇了摇头。

“实际上，据警察说明天午后一点钟要召见记者，决定发表这次绑架事件，进行公开搜查。所以，到了明天怎么也会水落石出的。”

“公开搜查，大概一点儿线索也没有吧？”

“好象是。”

“对方要赎金了吗？”

“她是八月三日失踪的。暑假里去朋友家玩，晚上八点钟左右离开朋友家，从那以后就下落不明了。第二天，即八月四日绑架人第一次打来索要赎金的电话，赎金是五千万日元^①。”

“大概等于二十万美元哪。”

“是啊。”

“通知警察了吗？”

“据说绑架人曾恐吓说如果告诉警察就要杀掉人质，可她父亲田中先生还是同京都府警察署取得了联系。狩矢警部带着部下桥口刑事部长去了。”

“噢，是朽矢先生啊。”

“不，是狩矢先生。”

凯莎琳在京都每次被卷入杀人事件所碰到的都是狩矢警部和桥口部长。

“今天他们俩也在田中家。”

“那么，赎金呢？支付了吗？”

“田中先生在六日已经按绑架人要求的那样支付了赎

① 当时日元与人民币的比值为125比1。

金。今天是十一日，也就是说已经过了五天，可美子还没有回来，谁绑架的也毫无线索。”

“所以就要公开搜查？”

“大概警察认为事到如今，别无它策了。”滨口叹了口气。

“是因为过了五天了吗？”

“大家认为人质可能遇害了，可这五天里都没有发现美子的尸体，她的父母对此好象抱着一线希望……”

“就算她还活着，如果公开搜查，大肆在报上登载事件真相，犯人或许真的会杀了她。”

“狩矢警部也有这个顾虑，可坏人把五千万日元弄到手后就再也没有露面。”

“即使这样，我还是反对公开搜查。只要人质还活着，大概迟早总会抓住坏人的。”

“话是这么说，可我们能有什么办法呢。对手干得滴水不漏，我现在只剩下担惊受怕的份儿了。”

“让我想想，是否真的束手无策。”

凯莎琳坐到床上，架起她那匀称的双腿沉思起来。滨口则坐到椅子上叼起了烟卷。

“警察都毫无办法，我们这些局外人能拿出什么好主意？”

“好主意或许真就出在局外人身上。”凯莎琳说道。

“难道我们还能同绑架者商量，再出五千万日元让他们放回美子不成？”滨口开了个玩笑，但凯莎琳却认真起来。

“这个想法不坏呀！”

“笑话！首先，这么大一笔款子，你我手里拿得出吗？”

“我务必要见到狩矢先生。”

“他正埋伏在田中家里，我想他大概不会见你。”

“就说是与这次案子有关的事也不行吗？”

“你有何高见？”滨口反问道。

“要是说我有办法，他能见我吗？”

“这就要看情况了。要看狩矢警部对你的信任程度。”

“新闻记者注意到这次绑架事件了吗？”

“我想现在还没有，可是搜查一科的鬼警部八天里去问不明，他们可能会觉察出有些异常的。”

“这样看来还有希望。在决定公开搜查之前，我无论如何也要见到狩矢先生。这些还要瞒着那些记者，你肯帮我点忙吗？”

“你好象很有信心。”

“只有一个办法。如果干得顺利也许能引出坏人救回人质。当然，如果那姑娘还活着。”

“好吧，我去说服狩矢警部。”滨口说着站起身来。

4

不知滨口是怎样游说的，当天夜里狩矢秘密地到旅馆来访了。

和滨口一起来到凯莎琳房间的狩矢，带着一副疲惫不堪的样子，证实了他这八天里的优劳。

“啊！一向可好？”他这样寒暄之后，便一屁股坐到椅子上。

“您好象很辛苦啊。”

“您大概都听滨口先生说过了，这次事件都是暗中干的，不仅被搞去了五千万日元，而且绑架者又不露马脚地缩了回去，真没办法。”

“所以，就要公开搜查？”

“我打算明天午后一点发表事件真相，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办法了。如果人质还活着，日子越长，绑架者狗急跳墙的危险性就越大。所以只好公开案情，等待市民提供线索。”

“可是，好象不应该一点儿线索也没有吧？犯人的声音录下来了吗？”

“那些事情我们早就做了。”狩矢无精打采地说着，并掏出了笔记本。

“罪犯至少是两个，可声音都很普通。便用标准语，可又夹杂些关西方言，都是大阪口音。知道的就是这些。”

“赎金是怎么交给罪犯的？”

“如果我们警方介入的话，我想早就逮住罪犯了。可田中先生却直接答应了罪犯的要挟，在六日那天背着我们把钱送到了罪犯指定的场所。”

“指定的场所？”

“把钱放进纸袋送到院墙的墙头上了。田中夫妇一直没出门，所以我们很放心。可又觉得有些不对劲儿，便去追问，结果一切都清楚了。等我们发觉后赶到现场时，五千万日元已经不见了。罪犯曾对田中先生许诺，如果交出赎金事情就了结，可是……”狩矢现出惋惜的神态。

“听滨口先生说，您要创出个奇迹给我们看。”

“说是奇迹可太夸张了，可我倒有一个较合情理的方案。”

“什么方案？我看事到如今只有公开搜查了。”

“警察能给予协作吗？”

“怎么协作呀？”

“首先放弃公开搜查。第二，对我的行动要保持缄默。第三，给我提供田中美子的照片和写有她的特征的材料。”

“照片，我带来了。”滨口说道。

“田中美子的特征……”

狩矢一面翻看着刚才的笔记本一面告诉凯莎琳。身高，158厘米。体重，46公斤。脸色白净，长睫毛，一头未经烫过的又黑又长的头发。当时的着装是薄质乔其纱的连衣裙，白地带花。

“身体上有没有什么痣啦，伤痕之类的特殊标志？”

“听她母亲讲，在她的右手腕上有一个蝴蝶形的痣，她本人曾对此很苦恼。”狩矢合上笔记本认真地对凯莎琳说，又说：

“凯莎琳小姐，我不知道您要干什么，这些特征都是公开搜查所需要的……”

“嗯，不错。”

“我真不知道您究竟要干什么……”狩矢显得困惑不解。

如果对方不是凯莎琳，狩矢早就嚷起来了。说是反对公开搜查，满以为她会拿出什么好主意来，才特意赶到旅馆的。可凯莎琳所讲的简直和公开搜查没有两样。

凯莎琳微微一笑。

“我要做的和公开搜查相似，但又有根本的区别。警察的公开搜查会使人质陷于危险，您当然知道这些吧？”

“那还用说。正因为我们考虑了人质的安全，所以搜查至今一直是秘密进行的。可是已经山穷水尽了呀！如果人质还活着，我们知道公开搜查对她意味着什么，但也不得不下决心这样做了。一直纠缠不休的罪犯自从拿走了赎金便一连五天音信皆无，所以只能靠公开搜查来求得市民的帮助了。”

“还有一个办法。”

“什么办法？”

“让罪犯再度露面的办法。”

“你要说的我也想过了。狡诈地弄走五千万日元的罪犯也有可能再次来索要赎金，但我知道这种期待是怕落空的。田中家虽然是京都的老户，可短时间里所能筹款最多也不会超过五千万日元。罪犯也一定知道这些，所以没有再来勒索。如果说绑架者成功了，那会助长了罪犯的嚣张气焰，那么他们有可能会重新猎取人质，勒索新的赎金。这样一来，原来的人质只能成为累赘，她一定会被杀掉。您所想的如果和这一样，岂不反倒给人质田中美子增加危险吗？当然，如果那姑娘还活着的话。”

“我的想法和您说的稍有不同，我的目的归根结底是要救出人质。如果她还活着，我无论如何也要救她。这个方案已经定好了，警察的公开搜查会妨碍我的。”

“不管您怎么说，不说出实底，我们是不能合作的。”

“详细情况当然要告诉你们，因为这个计划的成否全在